

A/PV 1070

第一〇七〇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九十及九十一

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續前)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
合法權利(續前)

一. Mrs. LINDSTROM (瑞典)：關於兩個中國政府中那一個有權在聯合國代表中國並在安全理事會佔據常任理事席次的問題，過去十年來在大會的辯論中賡續不已，好像一部長篇連載的小說。自從一九五〇年瑞典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上的承認以後，我們便投票贊成該國政府為中國人民的合法代表。

二. 中國大陸六、七億人民所依附的政權最近曾慶祝該政權成立十五週年。這個赤色共和國本身也已經過十二年的歲月；可見它是一個穩定的國家的一個很穩定的政府。不管全世界對它的素質抱着什麼想法，依照確立已久的國際慣例，它早就應該被其他主權國家承認為它們中的一員。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事實並沒有照這樣發展。過半數國家仍然固執着虛構的故事說駐留在臺灣的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有人時常援引憲章第四條關於會員國必須愛好和平的規定來反對共產黨中國，我們不願對臺灣政權比共產黨中國更為愛好和平的說法加以評價。可是我們覺得把臺灣約莫一千萬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看做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足以代表中國人民且能佔據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的有力地位，這總是不合理的。

三. 現在已到了時候，不應再企圖把憲章上述條文——該條處理新會員國的選任，與現任會員國無涉——中“愛好和平”的概念作為代表權的一般標準了。而且，大會是否有權憑某種多數表決的方式確定那些國家配做聯合國會員國，那些國家不配做聯合國會員國，這項定義以後又能否作為鑑定其他申請國的一種標準，也極可懷疑。在這個問題發生的初期曾經為了這項規定的正確解釋徵詢國際法院的意見，可是結果也並未能使這個概念更見精確。

四. 如果某一會員國被多數會員國政府指控為違反國際義務，它可能根據憲章第六條被開除會籍，這種情形已不再是渺茫不能想像的事情。因此在援引第四條的道德性的規定時，就必須比處理中國問題向來所顯出的態度更加要慎思熟慮。年復一年的說從政治或是現實的觀點來看現在尚未到改變向來所採取的政策之適當時機，這也不是正當的理由。把問題擱置起來並不因而減少調整的困難。瑞典代表團充分了解這種困難的存在，因此認為也許宜乎對如何便利兩個中國政府法律地位的改變一問題的純粹實際方面，加以檢討。如果聯合國承認共產黨中國——這是瑞典代表團認為應當的，也是它將投票贊成的——臺灣問題將仍然有待決定。

五. 因此，瑞典代表團並非不了解美國要想斷絕其對臺灣政府的悠久的忠信關係或改變其多年來確信為唯一正確的政策，將發生何等的困難。我們似乎有理由擬訂，而且一定可以商定一項暫行辦法，例如讓大會在本屆會作一原則上的決定，而留待大會下一屆會的全權證書委員會去審查各代表的全權證書。同時我們可以設法為若干項暫行辦法詳擬各種建議。瑞典願意支持朝着這個方面進行的每個富有成效的提案。無論如何，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現在就獲准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也應該以某種方式說明此項決定的結果並不是說關於臺灣的爭端就此視為當然已獲解決。自從一九四五年臺灣交給當時的中國當局後，這麼多時間以來，關於臺灣及其地位以及關於駐紮在臺灣的軍隊已經發生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單純靠在本大會內辯論和表決便可以解決的。

六. 中國問題當然是一個牽涉到廣泛政治關係的問題。它向來就是這樣。但它所牽涉的是一個全權證書的問題，也向來被視為是一個全權證書的問題，換句話說，這個問題在大會中是憑過半數票來解決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美國代表和其他四個國家就表決中國代表權問題需要何種多數這一個程序事項聯合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A/L.372]。這個決議草案的提案國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到今天纔最後發現了改變中國代表權的任何提議依照憲章第十八條的規定乃是一個重要問題，需要用三分之二之多數來決定。然而，

照此說來，如果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排斥在聯合國外是重要的問題，那末把另外的那個中華民國保持在聯合國內一定也是同樣的重要；而需要以三分二之多數核可臺灣政府的全權證書，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本代表團卻全然看不出有何必要非改變表決程序不可。如果經過了這麼許多年，大會表決中國問題的規則要從過半數改為三分二的多數，那就祇能把這項改變解釋為有人再一次企圖延遲一項遲早不能避免的決定，而本代表團則認為這項決定是現在便應該作成的。

七. Mr. WINIEWICZ (波蘭)：出席本屆及歷屆大會的大多數代表團都曾表明態度，說它們如何關心加強聯合國的任務及威望，並使本組織成為國際合作的真正世界議場，可是本組織之所以有缺陷，原因之一在於武斷拒絕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現在情勢實在變得太荒唐可笑了：一個被阻止不得參加聯合國工作的國家乃是主要大國之一，其人口且佔全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它是本組織創始會員國之一。它在國際關係上的影響力正日益增長，並將繼續不斷地增長，不管人家喜歡它也好，不喜歡也好。

八.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上、社會上及政治上所獲得的成就日益宏大；它在世界所受到的尊敬也日益增加。從前這是一個原始經濟的國家，被鏈條連在封建制度的車輪上，飽受腐化軍閥暴政之害，被殖民主義冒險家剝削得也許比任何其他發展落後區域更為慘無人道，人民每年因水旱成災而死亡者數以百萬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種國家一躍而為一個迅速向美滿的明天發展的國家，更好更光明的前景正等待着該國的億萬人民。

九. 它在進展的途徑中是否遭遇到困難和障礙呢？當然遭遇到的。出席聯合國的國家中有那一國不遭遇任何阻力呢？當然沒有。可是絕少國家進步的速度可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比擬。

一〇. 自從一九五五年在萬隆舉行了那次歷史性的會議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不同社會政治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存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關於這一點，它是以五大原則作為基礎的，而它本身便是五大原則的發起國之一。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它已與歐洲、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好幾十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它並和全世界更多的國家建立了經濟及文化關係。

一一. 在過去幾年內，人民中國和很多亞洲及非洲國家訂結了友好條約或是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其中包括——請關係國許我——提它們的國名——緬甸、印度尼西亞、尼泊爾、也門、阿富汗、柬埔寨、幾內亞及迦納。這些條約的簽訂不僅加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他關係國的友好關係，而且對於國際間的和平合作也有可貴的貢獻。由於中國參加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纔使中印半島殖民制度的崩潰和廢除所引起的種種複雜問題得以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正參加日內瓦關於寮國問題的談判¹——並且我想在這個會堂內每一個人聽到了這些談判已接近圓滿結束階段的消息，都將感到喜悅。中國首先提出太平洋區域互不侵犯公約的概念和遠東非核區域的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生活中的出現和重要性難道還用得到舉出更多的實例嗎？

一二. 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沒有出現在聯合國內。我們知道它的缺席是由於美國一國態度固執所致。好多年來，美國為了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惜援用任何論據，就是它與事實相去極遠，亦在所不問，也不惜行使任何外交壓力，就是最明顯地蔑視他國獨立自主的決定，也在在所不辭。

一三. 到目前為止，美國竟能迫使聯合國不僅同意延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代表權問題的解決，甚且同意延緩辯論這個問題。可是近年來眼見願意支持這些辦法的會員國數目在不斷減少；因為世界的均勢確是在改變之中，組成本組織的會員國也在隨之改變。因此，現在我們已可能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的所有各方面。

一四. 首先是問題的法律方面。現在大會所審議的不是准許一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的問題，而是本組織的一個具有十足資格的會員國的代表權問題。依照法律和確定的慣例，某國政治制度或政體的改變絕不改變該國作為國際法客體的地位。這項規定不僅對於政治制度及政體的改變充分有效；對於一種新型國家的成立也是同樣地有效。

一五. 就當前的問題而論，依照各國所行的學說及慣例，應當遵循下列原則：在國際會議或國際組織內代表一個國家的權利祇能屬於對關係國全部或大部領土行使有效及穩定權力的政府。為祛除任何可能發生的疑義起見，請許我徵引國際法泰斗前國際法院法

¹ 解決寮國問題會議，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開幕。

官 Hersch Lauterpacht 的言論。他在發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哥倫比亞大學法學評論的“政府承認(二)”一文中說：

“政府之為大部分人民所歸順者應視為代表該國，並因而有權獲得承認。”

一六．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符合所有這些條件。因此我們絕對找不到法律上有效的理由足以證明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在聯合國內佔據席次是正當的。

一七．聯合國憲章一如所有其他國際組織的規程，以種種職責付託其會員國，而這些職責則祇有對各該國行使有效控制的政府和有權處置各該國資源的代表纔能夠履行。這一點就中國而論確是尤其來得重要，因為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中國乃是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因此對於整個國際社會及世界和平負有特殊義務。

一八．可是事實上我們多年來卻容恕着一種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被不能代表任何人的少數人所佔據的情勢。蔣介石幫代表的存在等於支持一個虛構的故事，這是本組織不再能容許的事。蔣介石的傀儡領袖們是不能履行關涉廣大中國大陸的國際義務的。不，他們甚至連正式投遞函件或是維持通訊路線的責任都不能擔當。可是好些年來，在座多數代表團卻甘願受騙，相信蔣介石集團能夠執行憲章所規定的重大任務，並且實施聯合國的決議案。

一九．如我以前所說過的，今天的事態乃是一個大國施加壓力的結果；這就使我們要對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代表權問題的政治方面加以分析。

二〇．早幾天〔第一〇六九次會議〕我們聽到美國代表含蓄地說，美國政府反對中國的合法代表在聯合國出現是因為美國反對共產主義的緣故。盲目的反對共產主義是一個不可靠的顧問。它把真正問題弄得模糊不清。盲目的反對共產主義也對和平充滿着威脅，它掩蔽事實，可能會導致危害和平的後果。此所以我們應當而且決意反對美國及其同盟國的反共產主義熱狂，認為它足以危害和平。

二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如果我可以給美國代表們一點忠告的話，我要告訴他們計算一下在來自歐洲的移民中有多少第一次共產主義運動份子曾在美國內戰中為支持進步的大業，為支持北方而站在林肯的一面作戰。其中有些曾

在內戰中受任為高級將領，他們便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將永遠存在，在目前這個時代尤其如此。因此與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共存是必需的——如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代表所說，不同政治及社會制度國家間必需和平共存，也必需和平合作。

二二．臺灣的虛構故事，蔣介石幫駐聯合國代表團的虛構故事，要不是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自然會失其存在。

二三．美國在臺灣設有海空軍基地，這些基地和菲律賓及沖繩島的基地網連起來，構成了西太平洋美國軍事設備的一個龐大系統。美國軍事及經濟援助的分配數額約佔臺灣每年支出的百分之五十。這項政策顯然妨礙亞洲情勢和平安定，並且構成了緊張的恆久原因。

二四．美國海軍之出現在臺灣海峽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水——因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能增進和平大業，而軍用飛機侵犯中國領空情事不時發生，也不是助長和平之道。眼看着這些行動，非極端蔑視事實者不能詆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指稱它好戰成性。我們究竟不能責備中國佔據美國的一部分，中國的軍艦與飛機也沒有侵犯美國的領水和領空。企圖干涉中國內政和侵犯中國領土完整的乃是美國。

二五．我很抱歉不得不十分坦白地補充說，為美國這些戰略和政治概念作辯護而提出的理由有時是虛偽的，而且我很抱歉也必須指出，有時甚至完全是一種欺詐之論，因為美國專家對於中國革命的歷史現象的發展途徑比任何他人人都知道得更清楚。一九四九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厚冊“美國對華關係”。當時的國務卿艾奇遜先生(Mr. Dean Acheson)在他介紹該書的一封信裏曾用下面的措詞論述蔣介石政府：

“自然，中國政府〔蔣介石政府〕向來是一黨政府而不是西方觀念中的民主政府……中國人民大眾對這個政府日益失去信心……”

“這些觀察家〔指美國官員們〕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時已經擔心國民政府與人民隔離過甚，迨戰後角逐政權時，它將證明沒有保持其權力的能力……²”

“對中國過去及現時情形作一現實的評價後得到了下列的結論，即美國可以採擇的唯一辦法是為維護那個業已喪失了其本身軍隊的信心及

² 美國國務院，遠東彙輯，第三〇卷，第七頁。

其本國人民的信心的政府的利益而行使全面的干涉。”³

二六．艾奇遜先生也沒有忘了指出中國的革命是“中國內部力量的產物”。⁴ 因此，美國政府已對“喪失了其本身……人民信心”⁵ 的幫派給予援助，並企圖繼續給予援助，而對“中國內部力量的產物”的革命力量採取敵對態度。這豈不是美國企圖干涉中國內政，並使整個聯合國捲入這個好管閒事的把戲的又一例證嗎？

二七．參議員 Wayne Morse——我們很清楚地記得他，因為他是美國出席大會第十五屆會的一位代表——曾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就同一問題說：

“我們不應忘記歷史的紀錄。我們不應忘記蔣介石是在中國共產主義者真正控制中國以前就被趕出中國大陸的。我們不應忘記中國人民本身就沒有支持蔣介石，他雖然得到了極大量的美援，還是被人從中國趕了出去。我們應當記住國民黨中國並不是世界民主政治的模範。我們應當記住他們在臺灣的殘餘力量乃是千真萬確的美國經濟及軍事殖民地。”

二八．我們覺得從這種對於情勢的現實的評價得出一切必要的結論方為合理。我們希望美國人會得出這些結論。

二九．從史蒂芬孫先生上星期五的陳述，似乎可以看出，就中國問題而論，華盛頓方面恐難望常識贏得勝利，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能贏得勝利。中國問題的國會游說團依然活躍。華盛頓方面政府不時更替，但理智似乎並未能佔上風，對於問題仍然缺乏一種現實的評價。儘管這些年來美國政府本身——我了解那是為了很實際的理由——覺得它不能不和人民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舉行雙邊及多邊會談，而事實還是這樣。因此大會負責任拿出充分的勇氣來解決這個問題，使本組織內的虛構故事消滅無踪。我們聯合國內不容有虛構故事存在。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理由是够明白的。歸結起來說，理由如下。

三〇．第一點：自從本組織創立以來中國便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並依照憲章第三條及第二十三條的規定享有創始會員國及主要強國地位。像中國所發生的那種政治制度的改變乃是一個主權國家、一個獨立國

的內政事件；無論如何不得作為本組織審議的對象，因為如 Mr. Amadeo 去年所說的：

“如此則外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將成為真正的上訴法院，有權撤銷對於一國實際發生的內部事件的承認，或至少不予承認。如果嚴格適用這項理論，那麼任何革命政府都將永遠不能派遣代表來此出席了……”⁶

三一．派遣代表來此出席的國家很多都發生過內部革命事件和政府的變更，並沒有人懷疑它們出席聯合國的權利，也沒有人能懷疑他們的這種權利。

三二．第二點，我們絕不能默然接受“兩個中國”即中國與臺灣並行不背的公式。蔣介石幫已被中國人民從船上丟棄海中。即便是它的保護者的武力也不能以它所沒有的統治權力授與它。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並非外國軍事佔領或是華盛頓的戰略及政治概念所能更改。

三三．第三點，我們此刻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並不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承認某個代表團的全權證書是無須限定多數的。我要再說一次：從本組織成立以來很多國家改變了它們的政治制度和它們的政府，但從來沒有一次認為誰應該代表關係國政府的問題是需要以三分之二多數決定的實體問題。

三四．從這些前提出發，波蘭代表團完全贊成蘇聯決議草案[A/L.360]，該決議草案規定請大會議決立即迫令蔣介石幫的代表退出所有聯合國機關，並請我們同時在這裏決定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派遣代表參加聯合國及其所有機關的工作”。因此我們堅決反對五國決議草案[A/L.372]所想到的程序策略。

三五．聯合國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聯合國非隨着國際情勢的發展前進不能適當執行職務。聯合國也必須忠實反映世界現有勢力的型態。沒有偉大的中國的合法代表參加，本組織便不能充分發揮其確實解決國際問題的任務。聯合國之創立是為所有國家服務，並不是專為被短視的自私心理所支配而反對改進本組織並阻撓消除本組織工作中一切冷戰遺跡的那些國家効勞。

三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積極合作是確切解決各種嚴重國際問題所必要，例如和緩國際緊張情勢、普遍及徹底裁軍、協助發展途程中的國家、國際貿易及國

³ 同上，第十五頁。

⁴ 同上，第十六頁。

⁵ 同上，第十五頁。

⁶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全體會議，第九一三次會，第五十七段。

際經濟合作等等。又如我們果真考慮修改憲章的規定，更非本組織創始會員國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不能辦到。

三七．波蘭代表團願意相信所有真正愛護憲章所載原則及宗旨的會員國都會抗拒再度破壞本問題的解決的任何企圖。聯合國即將經歷一個嚴厲的試驗。在現有國際情勢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比以前更關緊要。對本問題作一有利的決定對於本組織、事實上也可說對於和平都可能具有最高無上的重要性。

副主席 *Mr. Djermakoye* (奈及爾) 代行主席職務。

三八．*Mr. MALALASEKERA* (錫蘭)：本國政府、本國人民及本代表團對於當前問題的意見已經是人所共知。我們認為，我們向來都認為，一國人民必須由其真實的政府代表出席聯合國。我強調“真實”等字，因為我們使用這些字，便是說一個國家的代表權由於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政治各方面的努力而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祇有靠該國人民與其政府間的天天合夥時時合作，纔能行使。

三九．這顯然是前秘書長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時⁷心中所想到的意思。他的信裏有一段說：

“本條”——指憲章第四條——“要求申請為會員國之國家必須確能並願意履行會員國之義務。唯有事實上擁有履行會員國義務之權力者方能履行會員國之義務。遇有革命政府與現政府對抗而以代表某國之姿態出現之情形，待決問題應為此二政府中何者能運用該國資源指揮該國人民以履行其會員國之義務。質言之，此即謂須調查新政府是否在該國領土內實際行使權力，並為大部分人民所慣常服從。

“如答覆為是，則聯合國機構似宜經由集體行動與該政府以在本組織內代表該國之權利，縱使本組織個別會員國基於其國策上認為正當之理由拒絕予以承認並可能繼續拒絕予以承認，亦在所不問。”

四〇．這種種是盡人皆知的。這項論戰中正反兩方面所援引的理由同樣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上，十

⁷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五年，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補編，文件 S/1466。

二年來在程序問題的辯論中發表了這些意見後，我們大家都已耳熟能詳了。

四一．可是現在是第一次我們開始討論問題的實體方面了。在以後的十天至兩星期內我們有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重彈舊調的危險。我將盡量避免這一點而專論問題的新的方面，以求新的因素。

四二．這些新因素中之一是美國新政府的出現，當然還有是美國派來了一位聲名卓著的代表史蒂芬孫先生，他是我個人所十分尊敬甚至可以說是十分傾心的。他以一種銳不可當的方式說明了他反對積極解決中國問題的立場，我曾深切注意他的發言。

四三．我必須很抱歉地招認我覺得史蒂芬孫先生的陳述未免有些令人迷惑不解，因為很顯然的，美國代表團不僅認為有兩個中國存在，而且他們之中也有兩派想法。似乎一方面有些人供給輝煌的前提，他方面則很可惜也另有一些人堅持達成同樣的舊結論，錯誤的結論。例如下面的字句是何等輝煌，其範圍是何等包羅無遺和壯嚴堂皇。美國代表講到國際社會日益擴張時曾說：

“本大會本身的龐然雜陳乃是那個超絕的境界的有形的表徵和實際的表現——雖然並非盡善盡美。”〔第一〇六九次會議，第二段。〕

接着美國代表繼續他這項“龐然雜陳”的論題說：

“這個社會的傳統和態度是如此殊異，我們的現代世界是如此的狹小，關係是如此的緊密，我們彼此依賴的需要是如此之大——而戰爭的後果又是如此的可怕——所有我們這些派遣代表聚集在本大會的國家必須如憲章所說，較已往更加決心‘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同上，第十二段。〕

四四．這些都是崇高的言詞和優良的論據。它們尤其是主張聯合國應普遍代表各國人民的良好論據，也是美國代表所欣然徵引的憲章規定的動人的解釋。

四五．讓我們設想將來在烏托邦和理智時代的某一天，由於某種奇怪和意想不到的發展，也許為了締結同盟以對抗另一強大共產主義國家，同一代表團奉該國政府訓令竟須為大陸中國入會作辯護。它要發言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還能找到比這些詞句更為適當的措詞嗎？我不可能相信。

四六．然而美國代表團的陳述接下去又從事討論政權問題，遠離本題而莫知所終。我要請問憲章中那

個地方曾把聯合國描寫為政權的組織？聯合國憲章開頭六個字“我聯合國人民”便立即確定了人民的盟主權。這裏沒有提到政權，只提到了人民。

四七. 聯合國的各種方案也是為人民而推行。美國代表團的陳述中描寫得那麼動人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大革命便是尋常人民的革命。聯合國協助發展落後區域的方案、聯合國的社會方案、聯合國的兒童方案，處理衛生、糧食及文化各種事項的專門機關——所有這種種都是為人民而設，並不是為政權而設。

四八. 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不是政權問題而是人民問題。中國有六億五千萬人民，佔人類總人口四分之一。這六億五千萬人民在聯合國內竟沒有人代表他們。在臺灣誠然有人自稱代表他們。美國代表團的陳述並聲稱某人確是代表着中國人民。我們不能也決不同意這種主張。我們要聲明我們和來自臺灣的代表私人方面並無爭論。我們在提及他們時只想用很禮貌和正確的措詞。因此我們也不贊同蘇聯決議草案[A/L.360]內對他們所用的若干不幸的措詞。

四九. 可是現實的情勢使我們不得不提出下面一個問題：自稱代表中國人民的臺灣政權有沒有為居住在中國大陸的這六億五千萬人民的利益而實施我前面所提及的任何方案呢？絕對沒有。然則我們怎能在道義上為拒絕給予這麼多人民以生存的通常利益的一個世界組織作辯解呢？

五〇. 我在這裏所講的並不是美國政府所昧然不知的任何抽象觀念，因為美國政府是談論“人民至人民方案”最起勁的一個政府。美國政府是對政權與人民間的區別知道得很清楚的。

五一. 關於這一點，美國代表團的陳述提出了一點巧妙的對抗理論。它的長篇大論總結起來是說“我們不應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帶進聯合國來，而應把聯合國介紹給中國人民。”好是好的。但是美國想怎樣去做到這一點呢？送一面聯合國旗幟給他們嗎？還是送給他們六億五千萬份憲章，甚或送給他們六億五千萬份美國代表團的陳述呢？

五二. 我認為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把聯合國介紹給中國人民或是任何其他人民，那就是准許他們加入這個世界組織為會員國。然後我們纔可以有聯合國文獻在中國出現。纔可以像在蘇聯一樣，有一個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纔可以在中國設置聯合國各種機關。

五三. 請許我舉一個例。在國際聯合會存在的整個期間，美國政府不讓美國人民加入該聯合會。接着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最聰明最開通的美國人——其中包括史蒂芬孫先生在內——向美國人民正確地指出了與世界社會隔離的危險。當時甚至有人說這項孤立主義幫助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是在很多年的孤立主義以後如何使美國人民擁護這項偉大的合作事業。終於聯合國在美國設立起來了，所以今天我們纔會在這裏集會。但在這件事情能夠實現以前，先須美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由於美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美國人民乃從孤立主義輝煌地劃時代地轉變到國際主義，這是世界任何國家人民所做到的最燦爛最富有建設性的一種演進。

五四. 然而美國放棄了孤立主義之後，現在卻在倡導對中國人民實行強制孤立主義的理論。如果像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孤立主義可能幫助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據同樣的想法，豈不可以推論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同樣陷於孤立很可能成為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因素嗎？

五五. 除此以外，實在沒有多大理由可以提出。在本代表團看來，其他一切——討論某某政權如何好或如何壞，談論“獨裁”，談論中國的公社制度——都是與問題不相干的一堆廢話。真的講獨裁嗎？如果聯合國在一九四五年及那年以後，不准所有生活在獨裁政權下的人民加入，今天豈不祇會有少數國家在座？美國和很多受獨裁權力控制的政府保持着友好關係，美國的若干盟國開頭試行議會政治，後來卻變成了獨裁政權，够奇怪的是其中有些甚至以獨裁政權更善於運用美國的經濟援助作為藉口。臺灣的“好”政權是不是民主政治的榜樣呢？在蔣介石執政的期間，美國已經換了四位總統。蔣介石執政遠比毛澤東為長久，這是值得提起的。

五六. 如果我們迷失在對各個政權下判決並憑此來定其有無資格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叢莽中，我們將毫無成就。本代表團或任何其他代表團都不難提出一個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甚至獲得美國援助的獨裁者的名單。我要補充一句，就是我說這話並非在大會前批評任何政府。

五七. 當然，還有那張被人摺疊得破爛不堪的中國侵略的清單。美國代表團的陳述提到了韓國、西藏和東南亞。我們且舉韓國為例，因為這是被人引為罪惡昭彰的事件。

五八. 韓國戰爭是一九五〇年爆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一九四九年。美國代表團的陳述援引中國干涉韓國戰爭作為不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本組織的一個理由。在韓國戰爭爆發以前美國有沒有表示多大熱誠支持中國的入會要求呢？我並不記得有這回事。事實真相是美國的反對並非由於中國干涉韓國戰爭，而是由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到了今天也還是這樣。所有其他理由無非是改頭換面變更外表而已。

五九. 講到韓國戰爭，假如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聯合國會員國的話，也許那次戰爭根本就不會發生。在座的若干老一些的會員國當還記得，美國知道了中國的恐懼，如何尋求透過聯合國各機關，用在韓國的聯合國軍決不會越過鴨綠江的非正式保證來減輕中國的憂慮。可是中國卻因為不在聯合國內而無從接受這些保證。另一方面，不承認中國的事實卻使中國的恐懼和猜疑繼續不已。假如當時有真正的中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及本大會堂內，而日益加深而導致戰爭的緊張情勢可以事先料到，加以討論、設法消解並減輕其銳勢——在聯合國內事實上往往是這樣——也許美國政府根本可以免使該國人民遭受那些可怕的傷亡，亦未可知。

六〇. 我們大可一問，假如蘇聯不在聯合國內的話，美國將害怕得多些還是少些。美國各方官員曾向美國人民發表很多演說，說明蘇聯在聯合國比不在聯合國內要好些。例如他們告訴美國人民，把蘇聯拉在聯合國內要好些，因為美國可以在這裏監視着它；有時則說“舌戰勝於武器戰”；又說在聯合國內可以“揭露”蘇聯的真面目；或說在聯合國內可以使這個“頑劣的”蘇聯受好的影響；或說在聯合國內可以舉行非正式的會商，如一九四九年解決柏林危機的會商。

六一. 史蒂芬孫先生本人有時也援用這些論據來說明何以一個據說是好戰的國家在聯合國內比在聯合國外要好些。我們為什麼不能把同樣的理由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呢？美國代表團的陳述講到了北京政府的好戰目標。這項論據根據兩件事情：一件是冷戰中中國對於戰爭與和平的宣示，另一件是訓練游擊隊所發出的若干訓令。

六二. 關於這一點，我必須指出美國總統甘迺迪先生最近宣佈了一個新的游擊隊訓練方案。我確信發給他們的作戰手冊並不是一個關於消極抵抗的備忘錄。據說毛澤東先生講過使用核彈的話。關於這一點，我們是否能夠說聯合國內那些擁有核彈的會員國已明

白許諾它們將永遠不使用核彈呢？然而有核彈的乃是這些國家，而北京則一個核彈也沒有。當然我們無須害怕那些誇言將使用核彈而事實上並無核彈可供使用的政府，而更有理由害怕那些有核彈而不願說永不使用核彈的政府。

六三. 我們讀了美國代表團的陳述好像是讀了一部早已時代落伍的好萊塢電影腳本，其中個個都是好人，祇有那個演反派角色的惡徒是例外。就在這個時候，我就在我的前面看到許多代表的面孔，他們的政府在世界若干地區的政策和行動也被其他代表團描寫為黷武好戰。我用不着逐一叫出西方國家——其中有些是民主國家——現正進行着大規模戰爭的領土，特別是非洲領土的名稱，其對象不是政權，而是人民。我是指阿爾及利亞、安哥拉、渥曼、南非、比塞大港。向蘇伊士進攻的是誰？美國代表團是否要我們驅逐所有這些好戰的政府出會呢？還有一些政府是我不想稱它們為好戰而史蒂芬孫先生會稱它們好戰的。我們是否將驅逐它們出會呢？而這些政府則又稱美國政府為好戰。然則它們是否應當要求把美國開除會籍呢？

六四. 誰去做裁判者？誰去裁判？我們對於各種問題確是互相評判——有時候甚至於太隨便了——可是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我們是以本組織會員國的地位在聯合國內這樣做，就可能使好戰的政策、言論和行動轉變為和平的政策、言論和行動。

六五. 這裏不僅是一座和平的大廈，而且還是一所和平的學校，所有的國家都來到這裏學習和平的一課。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應被排斥在外。美國代表團的陳述表示深怕將作成一個它所謂不可推翻的決定。據我所了解，按照美國本身新聞界的報導，美國現政府對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想法似乎並沒有美國代表團的陳述所表達的那樣肯定。據稱，美國現政府曾一度想轉變其對中國問題的政策，後來因為受到了重大的壓力，這項轉變計劃又被推翻了。在這項反覆考量的那一個階段中，美國代表團的陳述所提出的理由是正確的呢？

六六. 讓我回到主要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能夠評判一個政府，以致影響它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格或是它加入聯合國的願望。事有湊巧，當史蒂芬孫先生在這個會堂內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兩層樓下面在第四委員會內正好美國代表在竭力斥責南非共和國的“種族隔離”政策。美國代表對於南非政府的政策頗有苛刻的批評。有些代表把這種政策稱為殘害人羣；我

想這是最高型的毀滅和最低型的戰爭。可是當若干代表表示這項政策已使南非聯邦失去繼續作為本組織會員國的資格時，美國代表有沒有支持這項立場呢？他甚至對於比較不那麼激烈的制裁辦法都沒有支持。然而美國對於北京政權卻要實施最苛刻的制裁辦法——把它從這個世界社會“破門”。我用“破門”這兩個字是取其最嚴厲的歷史意義，那就是等於判處死刑。

六七．我們姑且假定如史蒂芬孫先生所說，美國憎惡北京政權，但是關懷中國人民的苦況。那末各專門機關大部分都是推行基於人道主義的方案的，又何以連那些機關也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呢？大家紛紛談論着中國缺乏糧食，對於這種可悲的景況，糧食及農業組織是大可從中協助的。同樣的話也可以適用於世界衛生組織。可是美國卻對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那些機關的會員國的每一企圖都竭力反對。

六八．美國此刻並不是對某一政權作戰；它是在對中國人民作戰。這是一種封鎖，這是一種禁運。它是西方國家張起的鐵幕。

六九．美國代表團的陳述引證北京政權未能終結在板門店、在日內瓦和華沙所舉行的談判，以致——史蒂芬孫先生告訴我們說——雖然“本國的談判者竭盡了最大的努力”，結果還是徒勞無功。這在一個竭盡最大努力——努力的結果照例一定成功——聞名天下的國家，是一種奇怪的招認。如果談判國雙方都是聯合國會員國的話，這些談判豈不可能多得到一些進展，甚至達到成功的結局嗎？

七〇．讓我此刻來研討美國代表團的陳述中主張現在對此事不作決定一事所舉的四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此項決定一旦作成將“不能推翻”。我必須自白我不能了解這項理由。我憑着我們大家所盼望的會籍普及的名義，希望聯合國內所有會員國的地位都是不能改變的，並希望聯合國永遠不會由於會員國的資格“可以取消”而致失其存在，像國際聯合會那樣。

七一．第二個理由是北京代表團在聯合國內可能會發生“一種極大的分裂和敗壞的作用”。為了答覆這一點理由，我們不妨檢討一下聯合國的紀錄。據我看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所發生的分裂和敗壞的作用是任何新國無論怎樣也做不到的。如說倒是有代表權而不是沒有代表權足以破壞聯合國，那真是一種奇怪的理論，我認爲這和一個世界組織的哲學全然背道而馳。我們應當相信，對於舉世公認的促成兩次世界大戰的分裂力量，聯合國乃是一個答覆和救藥。

七二．我們可以進一步說，美國代表團的陳述要在聯合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宣告的冷戰，在今天乃是對於世界和平最危險的挑釁之一——其分裂和敗壞作用的危險性明天可以千倍於柏林的威脅。

七三．讓我們對事情看得更仔細些。聯合國內還有其他分裂的因素存在。這裏有些代表每當討論到有關各該國的利益時便拒絕就座。有許多國家至少暫時不肯接受大會的決議。誰在剛果破壞聯合國呢？那些負責的國家是否將驅逐出會呢？我們聽到美國代表告訴大會說，該國政府不能接受關於停止核試驗爆炸的決議案〔一六四八(十六)〕，不擬接受以非洲為非核區的決議案〔一六五二(十六)〕，不能接受規定戰時禁止使用恐怖武器的決議案〔一六五三(十六)〕。這種態度是屬於建設性呢還是屬於破壞性呢？有人指責對遴選代理秘書長、對剛果經費分攤所定比額從事破壞行動。美國代表的陳述充滿着道德的裁判和自以為有理。

七四．我們如何去裁判呢？誰去作裁判呢？顯然世界上沒有那一個政府沒有罪惡。據我看來，裁判應該保留給世界社會，而且就是世界社會去下裁判時也必須極度審慎。片面的裁判不僅失之主觀，而且往往被視為敵對行動。

七五．美國代表團的陳述所舉的第三個理由是准許北京代表團出席將根本動搖公眾對於聯合國的信心。如果公眾對於聯合國的信心每次都因為某國政府在某方面激怒了它而發生動搖，聯合國恐怕早已失其存在。幸而世界輿論的道義力量是比代表它的各國政府更經得起風霜的一种植物。世界輿論不顧艱難險阻，在聯合國最黑暗的時刻維護支援着聯合國，這是現代史上最光榮的一章，也是對於將來具有真正信心最高度的表現。假如應該給世界輿論下定義的話，它是指世界所有各國人民的輿論，而不是一個陷於分裂狀態的世界輿論。

七六．爲什麼有些人要想使一種原已拖得遙遙無期的彼此懷恨、彼此惡毒攻擊的情勢永遠延續下去，使一億七千五百萬偉大的美國人民與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一個成就輝煌的歷史悠久的民族，一個經歷過很多政權並且無須聯合國給他們講解和平之道的民族——永遠互相敵對呢？中國在好多世紀以前便已作過和平的實驗，其極致爲老子及孔子的學說。這些都是中國偉大歷史上富有希望的傳統。這些傳統將以一種新的蓬勃力量和一種復興的姿態在這個和平實驗室出現。

七七. 美國代表團的陳述希望聯合國大會就北京對臺灣的要求下一判決。可是, 我們聽到有人舉出臺灣和朝鮮以及其他地方作為避免作確實決定的理由已經有十年以至十二年了。我們倒要請問: 我們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擯除在聯合國外有沒有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呢?

七八. 爲了完成這幅北京“怙惡不悛的”——這是所用的字眼——政府、這個不能與任何國家平安相處的政府的圖畫, 美國代表團的陳述說: “他們——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顯然與蘇聯也不十分能够平安相處”。我則認爲鑒於美國對蘇聯的態度, 單是爲了這項理由, 它也應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無論如何, 如果蘇聯擔心這事, 如果莫斯科害怕北京未來的力量, 蘇聯卻在採取另外一種途徑——因爲領導促成北京加入聯合國運動的便是蘇聯。

七九. 我已提到過據我看來, 現時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乃是在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中間建築起一道仇恨的圍牆。本代表團真誠確信這種政策決不能增進美國的安全。這是核武器及飛彈時代。首先發明火藥的一個民族是不消太多時間便會成爲一個核武器國家的, 即使沒有外力的協助都可以做到這事。到了那一天美國將面對兩個強大的核武器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使美國感到夢寐不安的兩面作戰將來會以兩面核武器戰線的姿態從新出現。

八〇. 大會現在正拚命設法遏止這些核武器的散佈和蔓延。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屆會就獲准加入聯合國, 我們能够在世界最廣大區域之一阻止這種發展的可能性便很大。中國現正按照全國性的計劃建立其社會經濟制度, 需要幾十年纔能完成, 並將傾它所能運用的全國的財源去進行此事。在它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 它不能容許移轉億兆金額去和現有核武器國家競爭抗衡。但如中國被逼太甚或將它與聯合國的和平力量隔離, 則它將不得不自行建築起一座強大的堡壘, 來對抗那些居心與它爲敵的國家。有誰能懷疑那個強大的中國一定會答覆這項挑戰? 到了那一天, 中國將是在聯合國外面的唯一核武器國家。我們認爲這種情形斷然是危險的。如果美國政府真是相信所有它所說關於中國表現出好勇鬪狠的態度的一番話, 那末據我看來, 它便應該竭盡全力儘速去制止這種冷戰和仇恨。與全世界國際社會隔離而被迫自行建築起一座強大堡壘的六億五千萬人民他們不久即將擁有核武器及飛彈, 在刻薄的攻擊、嘲弄和侮辱的刺激下, 決不能增進世界的安全。主張現在便准許北京入會的最堅強

的一個理由便是這項舉動可能使世界上不致再出現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這是對於世界和平值得努力作出的一種貢獻。

八一. 但如我們錯過這個機會——在目前高速度軍備競賽進行的途程中, 明年可能已是太遲——那麼聯合國和世界和平本身將不僅遭受打擊, 且將破損不堪, 從此爲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全副武裝留在聯合國外面的情形打開了一條道路。面對着那個強大的作戰機器, 這個五國所聯合提出的關於程序問題的微不足道的紙上決議案將成爲歷史上的笑話和人類的悲劇。本代表團願以最尊敬但也最認真的態度, 指出這種程序上的阻撓辦法實在應該是替偉大美國人民說話的代表團所不屑爲, 我們竭誠希望能够使它停止。

八二. 我們談到了聯合國能替中國做些什麼事。但是本組織並不只是一個單行的街道。中國能替聯合國做到的事正多着呢! 中國人民在科學、在文化和在工業各方面大有可以貢獻的地方。它在這些部門所獲得的長足進展, 對有關專門機關來說是一種損失。就經濟方面來說,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實驗室, 指出了一個國家如何可以從發展落後狀態自己站起來; 就政治方面來說, 它是洶湧澎湃的民族主義潮流中的一個巨人, 這個潮流產生了很多新國, 並將隨着我們的廢除殖民地方案的加速推行而產生更多的新國。無論從生產和消費方面來說, 中國的龐大人口在世界貿易中將永遠是一個重要因素。

八三. 大會根據第二委員會報告書就促進世界貿易、工業化、爲單種商品國家開闢新市場及建立世界計劃經濟、經由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建立區域自主經濟等問題所通過的各項重要決議案——在中國現有及潛在的經濟力量留在外面的期間, 所有這些決議案都最多只能局部付諸實施。

八四. 這些決議案中有一個[一七〇八(十六)]講到使發展落後國家獲得中央設計的利益。撇開意識形態不談, 中國在這方面的偉大實驗和成就是不容忽視的。對於拚命在探求計劃經濟的藍圖的許多新興小國, 它們的教訓實在太寶貴了。

八五. 很多國家現正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種協助。中國在醫藥方面、社會方面及科學方面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國的人民和領袖燃燒着無限的雄心, 想從殖民主義的支離破碎的殘餘建立起一個民族團結一致的國家, 並且實現一個基於正義和自給自足的社會秩序。

八六. 我可以接下去無止境地列舉中國在技術協助、工程、土地改革、防洪、建築、堤堰、灌溉、掃除文盲及教育各部門所能提供的重大利益。

八七. 如果西方國家這一切都表示否定，那末讓我們回想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早期歷史所具有的偉大貢獻。一隊一隊的商販從義大利城市前往中國求取它的紡織物、藝術品和文化，這是近代文化史上最給人深刻印象的一章。

八八. 今天有人要世界各國不理並且蔑視建築那座跨過海洋、山嶺和沙漠的寶貴橋樑把中國介紹給歐洲的義大利及阿拉伯商人的勇敢的先見和想像力。換言之，也就是他們要我們倒退一千年。

八九. 今天在這個史蒂芬孫先生描寫得娓娓動人的革命的世界中，我們可以開倒車嗎？美國是發生一七七六年革命的國家，中國是發生一九四八年革命的國家。在歷史的遠景中，這是不同方式的同一革命。所有現代的各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以及其他國家的革命——都是人類同一大浪潮的一部分，這種大浪潮正在大量增加並向全地球推進而用許許多多不同的文化來充實它。

九〇. 在這幅巨大而複雜的演變的全景畫中，這些革命發展成爲各種不同的有時或許對立的型式。國際聯合會的誕生是爲了解決各國間的衝突。今天聯合國則須解決各種革命的衝突。祇有所有有關國家都成了這個世界組織的會員國，這些衝突纔能解決，並且它們的解決必須不僅假手解決爭端的方式，尤其借重共同合作的努力所產生的那些積極的建設性的因素。要確保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與其說是在制止侵略者，不如說是在組織各國人民的聯合會，使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覺得侵略是心所願的、必要的、甚至是可能的。

九一. 因此，我們說務必要把聯合國介紹給中國，把中國介紹給聯合國，使它們不僅在經濟方面，而且在所有其他方面所進行的共同合作，都能够成爲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的英雄詩篇。

九二.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可見本大會討論中的問題，除其中涉及一個簡單的全權證書外並不是一個程序問題。它是一個關係亞洲及整個世界和戰問題至深且鉅的問題。我們這次放棄處理這個問題的無聊的程序方面的策略，可以說是作了一項正確的決定，這是我們第一次處理這個問題的實體。讓我們鼓起勇氣採取下一個大膽的步驟，從此斷然解決這個問題。那

些與中國六億五千萬人民發生實際及事實上關係的國家出席本大會的代表可以藉准許中國入會而對本組織會籍的普及作出一種最大的貢獻。如果大會採取這項行動，當可使本次屆會大增光彩。它將對和平作出今天聯合國所能够爲力的最大貢獻。讓我們就在此時此地高瞻遠矚，拿出大無畏的勇氣決心作出這項貢獻。

Mr. Slim (突尼西亞) 回任主席。

九三. 主席：請求在本次會議就項目九十及九十一發言的發言人到此刻都已發言完畢。現在大會接着處理項目十九(裁軍問題)，第一委員會就這個項目提出了一件報告書(第二編)[A/4980/Add.1]。

議程項目十九

裁軍問題(續前)*

第一委員會報告書(第二編)(A/4980/Add.1)

第一委員會報告員 *Mr. Enckell* (芬蘭) 提出該委員會報告書。

依照議事規則第六十八條的規定，決定不討論第一委員會報告書。

九四. 主席：我請大會表決第一委員會報告書第二編[A/4980/Add.1]所載該委員會建議通過的決議草案。

該決議草案以五十八票對十票通過，棄權者二十三。

議程項目八十一

防止核武器之廣泛散佈

第一委員會報告書(A/5002)

第一委員會報告員 *Mr. Enckell* (芬蘭) 提出該委員會報告書。

依照議事規則第六十八條的規定，決定不討論第一委員會報告書。

九五. 主席：我請大會就第一委員會報告書[A/5002]所載決議草案作一決定。該委員會既已一致通過這項決議草案，如果沒有異議，我將認爲大會也一致予以通過。

該決議草案一致通過。

午後五時零五分散會

* 續第一〇六七次會議。